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春秋或問卷二一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王焜

經部五

春秋或問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宋吕大圭撰大圭字圭叔號樸鄉南安人淳祐七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録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嘗撰春秋集傳今已散佚此或問二十卷即申明集傳之意也大

旨於三傳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於何休解詁斥之尤力考三傳之中事迹莫備於左氏義理莫精于穀梁惟公羊襍出衆師時多偏駁何休解詁牽合讖緯穿鑿尤多大圭所論於三家得失實屬不誣視諸家之橐傳從經固迥然有別所著五論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程端學嘗

稱五論明白正大而所引春秋事時與經意不合今考或問之中與經意亦頗有出入大槩長于持論而短于考實然大圭後于德祐初由興化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城降大圭抗節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謂深知春秋之義其書所謂明分義正名實著幾微為聖人之特筆者侃侃推論大義凜然足以維綱常而衛明教

又不能以章句之學錙銖繩之矣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或問卷一

春秋褒貶論

宋 呂大圭 撰

或問春秋以一字為褒貶信乎曰春秋因魯史而成文者也史之所有聖人因之其所無者不能以意度也史之所述聖人定之其所闕者不敢以強補也聖人作經以示萬世固未嘗有一毫私意參於其間而顧欲竊褒貶之權以自尊乎且魯一國也夫子匹夫也夫子因一

國之史而欲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則是私魯也以匹夫之微而欲以竊天子之刑賞則是私已也聖人宜不為是也故夫春秋者紀實之書也然則夫子之於春秋也固一切因魯史之舊文乎曰史之所有聖人因之其情理失實者聖人固不盡因也史之所述聖人定之其猥冗不綱者聖人固不盡從也是故有史官之筆有夫子之筆史官之筆謂其事也夫子之筆謂其義也因其事以著其義而事實矣明其義以録其事而義著矣故曰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聖人者謂其去煩剔蕪得事之實而是非邪正為不誣也罪聖人者謂其不純用魯史之文而或出于夫子之筆削則太嚴矣史之所書如彼夫子之所書如此史之所書文或掩其實夫子之所書則實著於文矣後世因其所錄之實而得其可以褒可以貶之義可也謂其借褒貶以代賞罰某為善吾字之某為惡吾名之某有功吾爵之某

有過吾奪之則聖人决不如是也聖人之筆如化工洪纖高下要亦使之各得其所而已豈曰容私意於其間哉春秋非聖人所自作亦非聖人不能作學者誠知春秋非聖人所自作也則夫名稱爵號予奪紛紛譬若法家用法刻覈瑣細者其說不可用也誠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作也則夫歸之赴告策書諉之魯史舊文而聖人精微之意或未之講者其說不可盡從也曰先儒以褒貶為例而或謂春秋無褒詞皆貶爾其說何若曰吾方

不敢以褒貶論春秋矣況敢盡以為貶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自後之觀春秋者言之也非自孔子之作春秋者言之也聖人之述史也始自堯典終於獲麟書則記言之史而其時則唐虞三代也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成康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也觀其所記孰非治世之事乎春秋則記事之史而其時則春秋也其人則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之流管仲舅犯先軫之儔也觀其所記孰非亂世之事乎述治世之

事孰非可褒乎述亂世之事孰非可貶乎然則春秋之書以事言之則皆可貶爾豈必自孔子作春秋之時而例貶之哉曰然則公穀之以日月為例也奈何曰記事者以事係日以日係月此自作史之法耳拘日月之例以為褒貶則尤不通之甚也若事之是非固有因日月以見之者矣而所書之意不為日月設也曰子不以褒貶論春秋可也獨不曰天子之事乎曰以春秋為天子之事此自孟子言之爾非謂聖人之作春秋本竊天子

之權以行賞罰也且夫叙彝倫立人極位天地育萬物此天子之事也而豈徒曰賞罰之哉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於世彝倫幾於不叙人極幾於不立天地幾於不位萬物幾於不育矣夫子雖賢聖不得位而斯文所在自不可誣退而因魯史修春秋使夫是非邪正之理曉然於天下而惻然於人心則人欲尚可以遏天理尚可以扶彝倫尚可以叙人極尚可以立天地可位而萬物可育也此其功盖與禹之抑洪水周公之

驅猛獸者等易亂而治此其機也是不曰天子之事乎而說者特以賞罰言之是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天子之事矣愚故曰春秋者紀實之書也非賞罰之書也曰然則聖人之筆法也何若曰舊史之文不可得而見也今案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然則書之於諸侯之策固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之文矣而今春秋之文則曰衛侯出奔齊蓋書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舊史之

文也書曰衛侯出奔齊者夫子修春秋之文也又案杜

預載汲冢竹書紀年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文稱魯

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是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虞師晉

師滅下陽是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

書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推此類言之則聖人筆削之意

固可見矣曰然則孔子何以作春秋曰其文則修其義

則作孔子病天下之是非邪正貿亂而不明也天下之

是非邪正貿亂而不明則是人心之惻隱羞惡者無復存也人心之惻隱羞惡者無復存則是天下不復有人道也天下不復有人道則是造化生生之理遂息滅而不復運也孔子天理之所在而詎敢以自安乎春秋雖欲不作惡得而不作

春秋

或問春秋魯史也諸侯亦有史乎曰案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說者曰如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

屬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曰昔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此亦不過借後世之事以明先王之典耳竊意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此不過如太師採詩以觀民風則遂從而掌之爾非謂列國各自為史也如左氏所謂鄭志所謂諸侯之籍者大抵皆東遷以來事也陳傅良曰晉乘楚檮杌魯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

董之晉於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費誓係於周書漢汝江沱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入於南雅自三史作而國自為史矣曰然則夫子之修史也何以主魯曰夫子魯人也春秋魯史也以魯人而修魯史固其宜也而何疑之有且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夫子修春秋之意也

隱公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曰隱公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周之東遷非平王之為乎此一時也固世道升降之一會也自是而上進進而升則其極也為成康為文武由是而下駸駸而降則其極也為戰國為暴秦世道升降之會決於此時矣是以聖人望焉望之而不足以副吾望也則深悲之思昔蒼籙肇基文武成康艱難積累以立其國惻怛忠厚以字其民德澤浹洽法度詳明盖至於王道浸衰之時而所以淪浹斯民之心維持

社稷之脉者猶有所恃也厲雖板蕩而宣輒中興幽雖暴虐而朝廷不替朝事不幸而犬戎作難國家陵遲至於東遷極矣然使其時有興衰撥亂之君勵復古中興之志則澗洛之周尚可以退而為豐鎬之周也今平王即位已久至於四十九年而不克自立則亦無可望矣此聖人之所深悲而修春秋之所從始歟故甞謂書之末春秋之始也聖人定書至於文侯之命而止聖人蓋傷之矣何也父讎不報天理滅矣幽王為犬戎所殺平

王東遷之初正當克志厲行以求報之可也今其策命之辭則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事已畢矣用賚爾圭瓚秬鬯一卣功已報矣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四方無復事矣幸一時之茍安而忘百世之大禍此豈復有人道邪聖人録之於定書之末非善其猶能策命諸侯也正傷其不能興復王業也是故書至於是而止焉書止於文侯之命是平王之初年也春秋始於隱公之元年是平王之末年也然則平王之一身固書春秋之所為終

始歟曰魯侯爵何以稱公曰臣子之辭也

元年

或問春秋書元有義乎曰人君即位之一年則謂之元年自古然矣緣終始之義不可一年而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而無君故君薨嗣子踰年而後即位改元自古然矣然則書元年者魯史之文也而夫子因之爾

或曰元者氣之始也人君即位必法氣之始信乎曰元始也自乾坤言之則曰乾元坤元自人君即位之一年

言之則曰元年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所從來久矣非夫子特以是示訓也

春王正月

或問王正月之說建子之月乎建寅之月乎曰此千百年未決之論也以愚觀之以春秋考春秋足矣大抵從建子之說則與詩書不合從建寅之說則與周禮春秋孟子不合世儒欲主建子之說則必拗詩書所載以强附於建子欲主建寅之說則必牽周禮春秋孟子所載

以强列于建寅要皆不通之論何則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謂建巳建未月也書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謂建丑月也而鄭康成孔安國諸儒皆主周正之說亦恐其未嘗周禮有正月正歲之異春秋載春無冰之文孟子述九月十月之說要皆用周正也而近世儒家乃欲强為之說而歸之於夏正則愚亦未敢以為然請得而論之周禮所謂正月者謂建子之月也所謂正歲者謂建寅月也而近世儒者乃謂正月為建寅之月正歲

為建子之月則誤矣案周禮太宰之職以正月布治於邦國都鄙小宰之職以正歳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大司徒之職以正月布教於邦國都鄙正歳令於教官曰各供爾職小司徒之職正歳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歳終則六鄉之吏會政教事正歳令羣吏攷法于司徒州長之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歳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歳讀教法如初合而觀之則太宰司徒以建子之月

而布政教小宰小司徒則以建寅之月而令百官太宰司徒主治教者也故體天道之始而布之小宰小司徒奉行者也故體人事之始而布之亦理之當然若謂小宰先帥其屬以觀治象之法而後太宰始布其法亦恐於理顛倒又況大司徒之職先書正月布教次書正歲令教官鄉大夫之職先書正月受教次書正歲令羣吏州長之職先書正月屬民讀法次書正歲讀教法如初則先子後寅亦自然之序故周禮言歲終者建丑月也

正歳者建寅月也正月者建子月也有大政令則先以建子之月若其他事則卒用建寅之月耳至如凌人之職鄭司農釋云掌氷正言掌冰之政令也下文云歳十二月令斬冰此與孟子歳十二月輿梁成之文義相似而或者讀以為正歳十二月則誤矣彼謂正歳為十一月矣而又以正歳為十二月可乎此不通之論耳孟子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文公舉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則是孟子之所謂十一月者即

令之九月也十二月者即令之十月也況九月而徒杠成十月而輿梁成然後民不病涉若待十一月十二月而後成則民之病於溺者多矣安得以為民未病涉乎孟子又言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所謂七八月正令之五六月也若謂夏之七八月則禾且實矣安得謂之苗哉故以周禮攷之則知其用周正也以孟子攷之亦知其用周正也而況於以春秋攷春秋而益信乎案僖三十三年經書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所謂

十二月即今之十月也十月隕霜乃其常也隕霜之必殺草也惟隕霜而不殺草乃其所以為異也豈必建丑之月而後為異乎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所謂十月即今之八月也隕霜而殺菽其為建酉之月無疑若謂建亥之月則不應尚有菽也劉向亦以為八月殺菽是劉向以十月為八月矣春秋書無冰者三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所謂春正月二月者皆謂建子建丑月也以建子建丑之

月而無冰則無以為淩室之藏聖人是以記之或謂仲春開冰而無冰然後書無冰則桓十四年正月書無冰豈有建寅之月而遽開冰乎春秋所書如蝝螽李梅實隕霜無冰之類要皆據目前之災異而書爾豈必待開冰而無冰然後書無冰乎或者欲援大無麥禾之類以證謂歲終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猶開冰而後書無冰也不知大無麥禾之書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蓋總一歲之事而記之於歲終也開冰之事亦可與會于歲終者

比乎然則無冰之為建子建丑之月又明矣桓八年經書冬十月雨雪謂建酉之月而不應雨雪也若以為建亥之月則又何以為異乎隱九年經書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正謂建寅之月不應大震電而又大雨雪也或謂建辰之月不應大雨雪不知大震電而又大雨雪乃其所以為異蓋大雨震電者陽氣之大發散也大雨雪者陰氣之大凝結也雨與雪非二物以陽氣散之則為雨矣以陰氣凝之則為雪矣聖人所書正

謂陰陽之錯行爾何必泥於建辰之月而大雨雪乃為異乎僖十年冬大雨雪其所以書者亦謂以八九月而不應大雨雪耳若以為建亥建子建丑之月則又豈以為異乎或謂桓四年經書春正月公狩于郎狩冬事也不宜書而書之則知春狩之為非禮矣不知狩雖得時而狩之非其地烏得而不書亦猶西狩獲麟以獲麟書非以其不時而書之也或謂桓八年春正月巳卯烝烝冬事也不宜書書之則知春烝之為非禮矣不思書春

正月己卯烝蓋為下文夏五月丁丑烝起也一歲而再烝烏得不以為非禮以春秋一書考之則知春秋所書正月者蓋周之正月也所謂春者即周正月之春也明矣又何疑乎或者又案左氏之文以證其用夏正之說如莊十六年傳載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以十月為盈數則知其為夏十月也隱三年傳載夏四月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與今時無異則知

其為夏之四月也其他引證甚詳要皆明左氏所載即與今時之月數無異初未嘗用周正耳然愚案左氏所載與經書不合者甚多未易盡數僖八年經書天王崩而左氏載於七年曰閏月天王崩襄王惡太叔之難不發喪至八年十二月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豈有天王之喪而可以匿喪踰年乎蓋經書於八年之十二月而傳誤以為七年之十二月也由此觀之則傳之與經其不合既有如此又何止於月日之間乎然嘗觀左氏所載

若僖五年正月朔日南至與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歴過也之類固是用周正紀事然至於僖五年經書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云去年十二月太子縊于新城僖二十四年經書冬天王出居于鄭傳云秋王適鄭處于氾經書春而傳以為去年之冬經書冬而傳以為秋以此見左氏所據之史是用夏正紀時者是以當書於春者誤之於冬當書于冬者誤之於秋耳夫子所定之春秋自一史也左氏所據以為

傳者又自一史也夫子以周正紀時而左氏所據之史以夏正紀時亦明矣若其間用周正者則亦參錯雜亂而不純以此見左氏所據之史蓋雜以諸國之史而非一史也有如僖五年載卜偃之言以為九月十月之交者正指夏正之九月十月也莊六年載十月之入者即指夏正之十月也夏四月取麥秋取禾正指夏正之四月也蓋左氏所據國史不一有用周正者有用夏正者其雜亂不純亦可見矣杜預載汲冢書記晉曲沃莊伯

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之元年正月也其紀年篇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豈左氏所傳亦此等書邪其為非魯史亦明矣而或者必欲援左氏以為證則誤之甚也況如左氏所載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今兹火出而章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如此等處分明載夏商周正朔之異與家語合家語載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

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厯過也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矣借曰家語之書不足信孟子之書亦不足信乎由此言之則謂王正月為建子之月亦信而有證矣曰然則所謂春者何也曰先儒之論是也多矣而未有定論也為胡氏之説則曰周人以建子為歳首則冬十一月是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顔子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

見諸行事之驗也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自專也為呂本中之說則曰春者天時也王正月者時王之正月也人君當上謹天時下奉王正所以為君之道備春王正月者周以建子之月為正則春者始建子之月云爾或曰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而春則夏之春也故以春冠王正月上孔子曰行夏之時是也諒乎曰聖人以王制正諸侯之失明其僭叛之罪而先自改王制易時月何以正其罪哉且彼將有辭矣夫

所謂行夏之時者固謂顔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當如是爾如使顔子得志行道未能改革天命則亦將從時王之制不得擅用夏時況春秋尊用王制其尊聖人也過矣二說異焉未知其孰從故曰此千百年未決之論也姑闕之以俟知者

王正月

或問書王正月何謂也曰先儒論之詳矣元年春王正月者蓋舊文也仲尼修經之際於春三月始有事者特

書王欲明天下之事必係於王以繩當時之亂而示後世之法也故事起正月則書王正月二月雖有事不復書王矣如文元年書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之類是也事起二月則書王二月三月雖有事亦不復書王矣如莊四年王二月夫人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之類是也若正月二月巳有事而例但書時則三月雖有事亦不復書王矣如隱九年春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之類是也惟孟仲未有事至

三月而始有事則書王三月如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之類是也若人君之始年則正月不以有事無事而皆書王惟定公則否

公即位

或問春秋十二公隱莊閔僖不書即位其餘皆書即位惟定公則春不書即位六月書即位者何曰先儒之論是也多矣然而往往自相反也有謂書即位為繼正者矣以言文成襄昭哀五君可也桓宣定亦可以為繼正

乎有謂不書即位為繼弒者矣以言莊閔僖三君可也隱亦可以言繼弒乎至於不通則曰隱不書即位桓書即位如其志也隱有孫桓之志桓有簒弒之心故皆如其志而書之夫以書之為正則不書者皆不正矣以不書為正則書之者皆不正矣安得自相牴牾耶胡氏之說則曰人君即位此重事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于先君則得書

即位以別於内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至於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則以為著其弒立之罪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則亦以為如其意而書之定公則亦以為季氏所立此其義又精矣然以隱莊閔僖為上無所承内無所受可也桓宣定亦上有所承内有所受乎以文成襄昭哀五公為別于内復無所承者可也又何以自別于桓宣定乎或者為之説曰春秋常事不書書即位非正也何以為不正曰不禀命於

天子也何以知其不禀命于天子曰桓書即位者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是桓未嘗請命也文書即位者也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則是文未嘗請命也故書即位以貶之以桓文之事攷之則可以知其他書即位者皆不禀命於天子者也愚竊以為不然即位者人君之始事也春秋之所當紀者也何以知其為春秋之所當紀也曰以定公之事攷之則可知矣定元年春不書即位而於夏之六月書之盖於是時始

得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禮爾莊閔僖皆繼弑者也隱不自正者也故皆不書然則桓宣何以書即位曰桓宣之得國者不以道然意其得國之初必有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禮故書之書其即位而不没其得國之正與否也春秋紀實之書爾後世因其實而攷之則褒貶見矣又豈以書即位為褒不書即位為貶不書即位為褒書即位為貶哉善乎王氏之言曰不書即位禮之不舉也新君踰年即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阼禮之

不舉故不得而書也然則隱公非攝歟曰生稱公死稱
薨何攝之有曰然則隱公之有孫桓之志也善乎曰三
代傳嗣之道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無適
則庶立均庶則長立隱公聲子之子也桓公仲子之子
也隱公雖庶子桓公亦庶子何以知桓公之為庶子也
古者諸侯無再娶再娶亦妾也何以知再娶之為妾也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
也請君無辱是以知再娶之為妾也惠公為隱公娶于

宋宋女美公自取之而生桓公則始娶仲子者非娶之為夫人也仲子不得為夫人則桓公不得為適子矣均為庶子而隱公乃探父之邪志而有辭孫之心焉故曰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公羊氏不曉其義而有母以子貴之説何休至以為妾母得稱夫人其説謬矣

春秋或問卷一

春秋或問卷二

宋 呂大圭 撰

隱公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元年

或問盟何以或日或不日曰盟必有日月其不日者史失之也蘇氏曰春秋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事成于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不然則皆史失之也故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者也

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
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戍追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
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惟
公即位不書日有常日也外殺大夫不書月與日卑不
以告也此言得之矣如定六月即位亦書日必如穀梁
之說則曰蔑之盟不日其盟渝也謂七年伐邾之役也
信如此則春秋所書日盟者皆不渝乎且春秋因魯史
而成文也盟必以日月此書法也假使史而無之聖人

安得強而加之乎其不可以是為説明矣曰然則儀父何以稱字曰邾附庸之國也附庸之君未得列于諸侯故書字以别之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此其例也必如傳者之説以為貴之褒之則儀父固未見其有可貴可褒之實也而況盟非春秋之所貴哉難者曰子謂盟非春秋所貴固也周禮司盟之職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載是周之時已有盟矣而春秋何以不貴之曰盟生於信之

不足也失信而後盟而況於春秋之諸侯會盟之牲血未乾而邉境之干戈已𨒪尚足貴乎善乎劉氏之言曰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初有疑於周官夫成周全盛之時聖王在上方國諸侯同心協力以藩屛王室朝覲會同各以時至九伐之法雖設而不施安得有疑會同㦲盟者亂世之事蓋出於衰周之際王德不競信義不足以懐逺威刑不足以制强諸侯携貳不能協一是用假展牲歃血之事以要一

時之信而背信産亂實起於此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言不出於成康而刺於變雅夫使周公輔佐成王建卜世之基而虞人之不信區區恃盟詛以時繩約之蓋亦危矣然則司盟之職載在禮典果可疑也烏乎東遷之後列國交盟紛然四起或會諸侯而同盟或合一國而交盟其甚出於大夫又其甚出於蠻荒去古浸遠盟約浸繁頽波横潰不可禁制雖或質之以鬼神鉗之以禍福實之以載書然口血未乾兵刃已接則回視前

日之盟適資狙詐之計耳然則案春秋所書以想觀先王之盛則司盟之職載於典禮又可疑也聖人傷信義之不復見而諸侯變古易常以滋亂後世故自隱迄哀凡盟詛之事皆書於春秋所以疾當時而律萬世也曰然則盟一也何以或曰會或曰及或曰暨也曰三者皆與也與者彼此同也曰會曰及曰暨而不曰與者所以別内外而分彼我也故曰會者主彼言也及者主我言也暨之為言不得已也此蔑之盟案左氏則曰公欲求

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則我欲之矣故以及書之

鄭伯克段于鄢

或問克猶殺也何以或言克或言殺曰殺者殺其一人耳克則勝其徒衆也案春秋諸侯殺大夫稱人稱國殺世子母弟稱君稱人則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稱國則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君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段亦母弟也而不稱殺其弟則徒衆盛矣何以不言伐非敵國也書曰克若敵國然云耳

曰段以弟簒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莊公特不勝其母焉耳宜若無罪焉可也何以稱鄭伯曰段之不弟不足言矣莊之不兄其罪顧不多於段耶公子呂言之者再而公不聽者再始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則固已有忿之之心矣至曰子姑待之此何意耶及段將襲國始曰可矣得非存心積慮養成其惡而至於殺乎以後世之事比之則建成元吉之謀為變與段之謀襲鄭其愚一也太宗之謀殺其兄與鄭伯之謀殺其弟其譎一也莊

公之罪顧不大於段耶然則段無罪歟曰段不得與於
弟子之稱則段有罪矣曰大叔于田之詩當時之人乃
有美段之辭何也曰詩緣人情者也春秋明大義者也
人情之所喜固有大義之所棄者大義之所許固有人
情之所不樂者矣何可一邪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或問先儒皆謂宰為冢宰咺為名名冢宰譏其賵妾母
也而子不從之何也曰愚亦以春秋攷之爾案春秋周

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家父榮叔之類是也必徼者而後名之宰咺之類是也卒名之王子虎劉卷之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是年宰咺書名而不氏者士也桓四年宰渠伯糾書氏及字者命大夫也僖公九年宰周公書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三公天子日徼諸侯日強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母則其事固不待貶絶而自見矣何必名

其使而後為貶哉曰子何以知仲子之為孝公妾而不為惠公妾也曰以僖公成風之例而知之也妾母不得稱夫人其稱夫人者非禮也惠公仲子與僖公成風一例爾此妾母係子之義也且必以為惠之妾桓之母則左氏固有子氏未薨之言矣使左氏之言而可信則是天王之生賵人母也其亦不近人情矣

及宋人盟于宿

或問及之義曰及者主我言也然則及之者誰乎曰春

秋書盟而書及者多矣是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成三年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郤犨盟襄七年及孫林父盟凡此者皆不出主名而但書及者也夫既曰及則必有與及者矣書及猶書會也有書公會者有但書會者有書公及者有但書及者内不出主名則皆公也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是故及宋人盟宿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

會楚人盟于齊會齊侯盟于幽會王人盟于翟泉皆不言公皆諱之也蓋亦有書公者矣此則春秋之變文也或者為之說曰卑者之盟不日及宋人盟宿及蘇子盟女栗是也其日者公也丙申及齊高傒盟防乙巳及晉處父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己丑及郤犨盟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此其說亦巧矣雖然吾已論之於前矣

祭伯來

或問祭伯何以為天子之上大夫曰石氏曰天子之畿方千里公卿大夫皆邑於其中其受地則皆視公侯伯子男至於禄而不世則不可與外諸侯班焉故曰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今祭伯天子之大夫而國於畿内其來於魯不以王命故書之穀梁曰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此為知所譏也禮載縣子之言曰古之大夫束脩之

問不出竟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然則此年祭伯來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莒慶來逆叔姬其為臣也可知矣

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或問春秋書日食或言日或不言日或言朔或不言朔何也曰春秋日食三十六隱一桓文成各二僖宣定各三莊四襄九昭七而書既者三桓三年七月壬辰宣八年七月甲子襄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是也然有言日

言朔者日朔俱得也有言日而不言朔者失其朔也有言朔而不言日者失其日也不言日與朔者日朔俱失也皆以歴家錯亂太史職廢而無以正之故也

二年春

或問春秋或書王正月或書王二月何也曰春秋之法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事在正月者則書王正月如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之類是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如隱公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

取年婁之類是也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之類是也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五年春王正月十一年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若事在月末則月而不書王如隱八年春宋衛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歸祊是也若事係於時而不係於月則獨書春而不書月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五年春公矢魚于棠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之類是也而穀梁乃謂隱十年無正

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其說誤矣

公會戎于潛

或問會之禮曰周禮大宗伯之職曰時見曰會大行人之職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言天子有事則合諸侯而命事曰會也曲禮言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此言諸侯將朝天子則必先會于閒隙之地以習禮儀也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由是觀之諸

侯無私會必有天子之事而後會焉凡書會皆非正也以諸侯而會諸侯然且不可況會外乎會而不已必且盟盟而不信必且肆其暴有潛之會然後有唐之盟有唐之盟然後有伐凡伯之事是以春秋惡之胡氏曰四裔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叅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四裔乎曰中國之有四裔猶晝之有夜陰之有陽也其勢迭相消長晝短則夜長陰盛則陽衰理之常也然而必不容其顛倒錯迕則亦使之各安其

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内中國而外四裔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四裔致金繒之奉歲以餌敵其策不可施也以内屬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降人而居塞内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窺伺之漸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内外之㫖而明於馭外之道乎

莒人入向

或問左氏言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

以姜氏還而子不從之何也曰吾以經考經也案經桓十六年冬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則向為我邑明矣況穀梁有是言乎故愚嘗謂讀春秋之法經之所有則從經經之所無則從傳曰入之義杜預曰弗地也公羊曰得而不居也穀梁曰入者内弗受也三說異焉何也曰所謂入者直謂入其國都而已其義不在弗地與得而不居也且攻人之國而能勝之入焉斯入之矣非必以内弗受為辭也然所謂入者亦以見吾無所畏難而彼

莫之禦我也經書入國入邑入郛者凡二十有六而此
其始焉非有其地故不曰侵非伐其人故不曰伐非環
以守其城故不曰圍非寇以出其不意故不曰襲非以
勢力而得之故不曰取聖人所書隨其事而已然則其
稱人何也曰稱人其常也稱君稱將皆特辭也小國稱
人正也人之為言未定其為君大夫微者之辭也春秋
之初列國之大夫皆稱人内大夫則不書人無駭帥師
是也外大夫必有故也而後書大夫來逆女則書大夫

盟則書大夫至於侵伐則皆書人伐書大夫主名者自晉陽處父始入書大夫主名自郤缺始侵書大夫主名自趙穿始是故春秋自文公以後而大夫之名字始班班見之於經矣

無駭帥師入極

或問無駭何以不氏曰石氏曰未以氏見也春秋之初大夫皆不以氏見紀之裂繻鄭之宛詹魯之翬柔溺皆不以氏見也曰其書帥師者何曰將尊師衆則稱曰某

帥師以將之尊師之衆此皆大夫之專兵權者也翬帥師伐鄭而終也有寫氏之變慶父帥師伐於餘丘而終也有子般之禍此秉兵權之驗也然自僖以前書帥師者九自文公而後書帥師者百有八焉世之相去略同而帥師之多寡不侔若是蓋其始也大夫之專權猶寡其終也則視以為常矣然則無駭其始歟東周以降王政不行外則莒人入向内則無駭入極非王命而入人之國邑逞其私智以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師而征討

不加焉以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而其義見矣

公及戎盟于唐

或問戎之族類不一而此獨書戎何也曰春秋以來戎之雜處四方者多矣今其見於經者有曰山戎曰北戎曰姜戎曰雒戎曰茅戎曰陸渾之戎而戎蠻子赤則又諸戎之族類也皆戎也而惟山戎為最强故齊桓伐之以安列國齊桓之功於是為大矣此所謂戎則徐州之戎也案書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則此蓋徐戎

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伯禽開國之初即征徐戎此魯人家法也而隱即位之二年春會之秋盟之隱公於是乎無魯家法矣胡氏曰與徐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盟于唐書曰謹之也後世乃有結和親以許婚而骨肉棄于遠如西漢之於匈奴乞外兵以求援而鐵輔遭其逼如肅宗之於回紇信甘言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賛雖悔於終亦將奚及

紀裂繻來逆女

或問内女未有言來逆者此何以書曰春秋之紀事有故則書以重書以變書内女未有書納幣者而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書之以事之重而書也内女未有言來逆者而紀裂繻來逆女則書之以禮之變而書之也男女夫婦人道之大也是以聖人謹焉是故内女之見於經者不一矣然皆有故而後書齊子叔姬郯伯姬杞叔姬不書歸而來歸則書志吾女遭人倫之變也内女之為夫人者八見於經非是者不書而莒慶來逆叔姬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則書志大夫之越境逆女而公為之主也至於紀伯姬叔姬宋共姬尤詳焉此可以見書法矣其書紀伯姬也若曰是吾女之喪未殯而紀侯去國者也其書紀叔姬也若曰是吾女之為娣於紀而卒歸于酅者也其書宋共姬也若曰是吾女之遇災而能謹於禮者也故其歸其卒其葬皆詳之此吾所謂以變書以重書者也曰伯姬卒子叔姬卒皆未適人者也而卒之何也曰此亦以重書之也鄫季姬卒則以魯君之

於季姬聽其外遇而卒之也宋伯姬卒則以其遇災而卒之也紀伯姬卒紀叔姬卒則以其外災而卒之也杞叔姬卒則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而卒之也然則伯姬子叔姬意以其情之重而卒之乎或者必欲為之辭則求之過矣

伯姬歸于紀

或問諸侯必親迎乎曰親迎禮也男子非親迎不有室女子非親迎不有家不親迎非禮也曰諸侯有社稷有

人民茍必迎於他邦而所娶之國或道里之遠則將綿歷日月曠廢國家之治恐於理不然矣且文王之迎太姒惟曰于渭不曰于莘造舟之地蓋未遠于周邦且文王當是時未知已為諸侯否也至於詩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蹶為王卿士若韓侯因朝覲至周而迎不亦宜乎然則迎夫人使卿未為不重此先儒之說云爾曰胡氏曰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

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渝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或問紀莒之盟何以知其為魯故也曰以前年莒人入向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則莒之强可知也紀方與魯為婚則其與莒盟者疑其為魯故也曰然則紀子伯者何也曰春秋闕文固有據本

史因之而不能益者有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闕疑而慎言其餘則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夫人子氏薨

或問夫人子氏杜氏曰桓母也公羊曰隱母也穀梁曰隱妻也宜孰從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也則其為隱之妻者近是彼為公羊之學者蓋惑于母以子貴之說而不知妾母不得稱為夫人也隱桓之母俱不得以夫人稱隱之妻不得不以夫人稱隱桓之母俱不得為

夫人則嫡庶之義明矣隱之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矣曰春秋蓋有以妾母稱夫人者矣曰此禮之未失也作俑者其僖公乎春秋天王歸賵則曰惠公仲子書秦人歸襚則曰僖公成風此言妾母係子之義也然惠公雖尊其母未聞以夫人稱也仲子之宫别為立廟特以致厚焉爾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是春秋之初尚以為疑而禮未甚變也至於僖公致厚於妾母而薨稱夫人則適庶亂矣葬稱小君於是有二夫人祔廟則亂倫

易理無復辨矣自是而後習以為常宣八年經書夫人嬴氏薨冬十月葬我小君敬嬴而敬嬴則文公之妾而宣公之母也襄四年經書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而定姒則成公之妾而襄公之母也昭十一年經書夫人歸氏薨九月葬我小君齊歸而齊歸則襄公之妾而昭公之母也故成風敬嬴齊歸皆稱夫人蓋實録也惟定十五年秋七月姒氏卒不書夫人不稱薨九月葬定姒不稱小君則其禮猶有所降殺耳當是時子雖立而

未踰年故不以夫人之薨禮治喪不以小君之禮葬也

然則妾母稱夫人其僖公作俑之罪乎或曰適夫人薨

則成其為夫人哀姜薨而成風正出姜薨而敬嬴正齊

姜薨而定姒正蓋君在則公子為其母練冠縓緣既葬

除之既薨則母固正矣然適薨而後可得伸其尊也為

此說者不亦可乎曰否邾君之妻邾人稱之曰君夫人

稱之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

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没亦以夫人之禮卒

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尊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忘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二尊也聞諸胡氏者如此

鄭人伐衛

或問春秋書侵伐圍入滅取之異亦有意乎曰聖人各據其實而書之而輕重自見矣泰山孫先生曰天下有

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夫禮樂征伐者天下國家之大經也天子尸之非諸侯可得專也諸侯專之猶曰不可況大夫乎隱桓之際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内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録之凡侵伐圍入取滅皆書正以王法也愚謂入春秋之初書殺弟自鄭莊始書伐國亦自鄭莊始莊之於段也養之以成其

惡而殺之矣其子奔於他邦以餬其口而又加兵於衛以責之莊之所為不已甚邪當是時也王政不行伯圖未起而鄭莊實以姦詐詭譎之雄肆行其間此一役也專伐國則有以見無王之罪焉討公孫滑則有以見殺弟不息之怒焉一書而二罪具矣

春秋或問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春秋或問卷三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王焜

春秋或問卷三

宋　呂大圭　撰

宋公和卒

或問諸侯卒或名或不名何也曰諸侯不生名附庸則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外國之附庸則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未成君則名之鄭忽曹羈是也失國則名鄭伯突衛侯朔是也嘗失國矣雖復入亦名之衛侯鄭曹伯襄是也舍是皆無書名之道矣惟卒則名之此春秋之

書法也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杜氏以為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又言仲尼修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者非也若薨則赴以名則是臣子可以名君父者矣非禮也蓋諸侯之事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故及其卒也史臣謹録而名之若必拘於同盟則名之例則公及宋人盟于宿是宿亦與盟也何以卒而不名邪發微曰小

國之君卒或名或不名以其微弱禮不足畧之案諸侯卒不名者此不過滕杞薛宿小國而已若秦則僻遠晚興者也疑發微之説為近曰然則襄六年杞伯姑容之卒名之昭三年滕子原卒名之何也曰諸侯之交於吾國也禮備則書名禮不備則不書名此史册之常而夫子因之爾然則諸侯之卒必書也柰何曰諸侯卒有鄰國者有同盟者有朝會者有聘告者有婚姻者有同侵伐者凡相往來也名於策書紀於簡牘其卒也必使人

赴之且告易代也赴者之辭曰寡君不禄敢告於執事是以謹而録之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或問石門之盟子以為伯圖之肇何也曰當是時天下未有伯也而世道之將趨於伯者已不可遏矣故嘗謂讀隱桓之春秋則知伯圖未興而諸侯之莫相統一也讀莊閔僖文宣成之春秋則知伯圖迭興而諸侯尚猶有所總攝也讀襄昭定哀之春秋則知伯圖寖衰而中

國諸侯莫適為主也雖然隱桓之際伯圖未興而齊侯鄭伯特雄長於其間謂之東周之小伯自石門之盟而齊鄭始合相為黨與以求伯諸侯於是齊鄭為一黨魯宋衛陳蔡為一黨二黨分而天下始多故矣是故魯邾之盟不足道也莒紀之盟亦不足道也彼其所以為盟者特欲通好以求安耳未有雄長諸侯之心也石門之盟齊侯鄭伯之心豈復魯邾莒紀之心哉蓋北杏鄄幽之兆自是始矣雖然齊鄭智謀勇力未能相下也則伯

之權不能專魯宋衛陳蔡亦未肯下之也則伯之權不能執齊桓出而後專執之矣故曰此伯圖之肇也陳氏曰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葬宋穆公

或問外諸侯之卒何以或書葬或不書葬曰諸侯之卒書葬者九十三不書葬者四十一凡書葬者據我而言録恩也故有書卒而又書葬者彼赴而我往會之也有

書卒而不書葬者彼赴而我不往會之也有其事則其文備無其事則其文缺是史冊之常也此聖人所以因而弗革也若吳楚之君書卒者十而皆不書葬者公羊曰避其號也禮曰諸侯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此則聖人削之也然則其稱葬某公者何曰列國惟宋得稱公餘皆侯伯子男至於葬而類稱公者蓋意其不由天子之謚而私自謚也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請謚於天子大夫卒受謚於其君所以懲惡而勸

善也春秋以來其禮遂廢諸侯之葬也不請謚于天子皆自謚之而又僭稱公焉非禮甚矣聖人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曰然則諸侯之葬諸侯也親往歟使大夫歟曰使大夫也何以知之以滕子來會葬而知之也諸侯未有言來會葬者言滕子來會葬則以異而書之也葬小國未有使卿者其言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則報施之禮也經書卿會諸侯之葬者六會天王之葬者二其書葬而不書卿會者我往會而非卿也其書卿會葬者我

往而使卿也其使卿者皆異禮也會晉者四會齊滕者一凡皆重其事焉爾雖然比事而觀則葬諸侯公不親往葬天子公亦不親往有以見魯之不王矣葬諸侯使卿葬天王亦使卿有以見魯之夷王於諸侯矣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或問莒人伐杞取牟婁何以言伐又言取曰有言伐而不言取者伐之而不取也如鄭人伐衛之類是也有言取而不言伐者取之非以其伐之也取濟西田汶陽田

是也有先書伐書圍而後書取者伐之圍之而後取之也宋人伐鄭圍長葛而後書宋人取長葛是也然春秋之初外之取邑如取牟婁取長葛則書之自隱以後則外取邑不書矣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於後則不勝書矣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巳數圻矣若非侵小何以至焉由此言之則春秋之際其取人邑者多矣聖人安能盡書之邪蓋亦有書之者矣非有故不書

衛州吁弒其君完

或問弒君之例亦有異乎曰聖人所書之例或書人或書國或書世子或書名氏或書盜或書閽閽刑人也盜踐遠者也名氏則大夫弒君之辭世子録其尊親盡也稱人以弒衆人弒之也稱國以弒大臣弒之也書閽於吴子見之書盜于蔡侯見之書名氏於宋督衛州吁晉趙盾見之書世子於楚商臣許止見之稱人於齊商人宋杵臼見之稱國於莒庶其薛比吴僚見之其義各有

所主也然則均大夫也何以或名或氏曰春秋之初凡賊皆名之衛州吁宋督齊無知宋萬皆不以氏見自晋里克而大夫以氏見矣凡賊皆名之正也書氏時之變也故嘗謂春秋之初内大夫皆書名惟卒則稱公子於後則皆稱公子者矣外大夫亦書名於後則外大夫皆書公子及氏矣弑君之賊皆書名於後則皆以氏見矣是春秋之變也且獨不見春秋之書吴楚乎始書荆繼書楚於後則書楚子始書吴於後則書吴子非時之變

乎若非時之變則是春秋自爲異同而已矣

公及宋公遇于清

或問遇之義曰遇有二義周官宗伯諸侯冬見于天子曰遇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蓋協同異之慮而其禮若偶然而不期者此冬見天子之遇也諸侯因朝覲或從王命則未有期而卒然相遇者此未及期之遇也若春秋之書遇者固非因朝覲從王命而遇也特以諸侯各欲逞其所欲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遇而無國君聚

會之禮爾經書公與諸侯遇則書曰及是年遇于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以内及外以我 及彼之辭也外諸侯相遇則以爵次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尊卑之序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或問伐鄭之師何以首宋曰春秋之法用兵則先主兵

盟會則序爵用兵則先主兵如宋齊邾人伐郳之類是也盟會則序爵如宋齊衛瓦屋之盟宋陳蔡叔盟于折是也惟伯主則會盟先序伯主此春秋之通例也曰請兵者衛州吁也何以先宋曰州吁弒君之賊也未能定其位而求媚於諸侯使宋公有夫子沐浴之意則率諸侯以討罪人可也如其不能則姑不徇其一時之邪說以聽天下之有能治之者亦可也今也徇逆賊之謀修一己之怨而合四國以伐鄭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

為吳四國之兵方合而翬又帥師會之亂臣賊子之勢益張矣春秋之法惡黨惡故書翬帥師而再序四國書之復書之聖人之筆嚴矣曰何以知其為專兵也以單伯會伐宋而知之也單伯之會也不書帥師則單伯非專兵也不再序諸國則無大美惡也以彼質此則可知矣

衛人殺州吁于濮　衛人立晉

或問殺賊稱人立君亦稱人何也曰殺賊稱人可也立

君稱人不可也弒君天下之所同惡也人人得而討之蔡人殺陳佗則異邦得以討之也楚人殺夏徵舒雖蠻荆得以討之也討賊稱人者討罪之辭也至於立君則必内有所承上有所受非人人得而立之也晉之立也非先君之命則内無所承也不請命於天子則上無所受也特出於衆人之所欲立而遂立爾故以情言則衛無君者三月國人逆晉而立之情之所予也以義言則不請命于天子不承命於先君義之所失也春秋之法

不以情勝義曰國有故社稷未有主徇衆人之欲而立之不亦可乎曰是有義有權權者所以合乎義也嗣子有常位有嫡則立嫡無嫡則立長長均則立賢此大義也義之所可立則立之豈得以衆人之所欲立而立之乎當是時上有天子為衛臣者當以義之所當立者而請命於天王可也今也不然於義失矣曰尹氏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立晉者石碏也而不書碏何也曰立王子朝者尹氏一人之私意也立公子晉者衛國衆人之

同欲也其亦異也書曰衛人立晉以别于石碏之私意也

葬衛桓公

或問君弑而賊討則書葬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信乎曰否經之文曰葬某國某公不曰某國葬某君然則葬之者主我會而言也非主彼國之葬不葬言之也夫被弑之君不書葬魯自不往會爾其書葬者魯自往會爾何與於賊討與不討邪傳者既為此説其有不通者

如蔡景公陳靈公蔡昭公許悼公則又強為之辭蔡景則以為不忍使失民於其子陳靈則以為外之討賊蔡昭則以為盜名不見於經許悼則以為不使止為弒父夫陳靈書葬猶可曰賊已討矣蔡昭書葬猶可曰盜亦殺矣至於蔡景許悼則其說不通矣或者又強為之辭則曰罪蔡景也止自討也且春秋弒君之賊豈必皆其君之無罪哉何獨於蔡景而赦其賊班而可赦則班不得為弒君班為弒君則班亦不可得而赦旣誅之又赦

之聖人用法不如是之相牴牾也至於許止直以不嘗藥為止不弑父則又誤矣夫弑君罪之大也不可贖者也豈但以不嘗藥之故而直加以弑名哉許悼公瘧飲世子之藥而卒則為弑明矣何必為之諱而且以止為不弑父哉然則蔡景許悼之葬要皆其子欲沒其弑逆之迹而具禮以葬其父是以我往會之爾其他被弑之君或不書葬者或其國多故不能備禮以葬之或雖葬之而我不往會之爾然自春秋之初君弑而賊不討則

我皆不往會是魯猶有羞惡之心也春秋之後君弑而賊不討則魯亦有往會者矣是獨不可於世變而三歎邪

衛師入郕

或問書戰圍侵伐入滅或稱人或稱師或稱某帥師或稱君何也曰稱人略辭也稱師稱將稱某帥師稱君詳辭也故其稱師者以衆言也衛師入郕齊師救邢之類是也稱將者以其將言而不以師言也如晉趙盾侵陳

衛孫良夫伐廧咎如之類是也其稱某帥師者以其將之尊而用衆之大也如公子翬帥師會伐鄭無駭帥師入極之類是也故公羊爲之說曰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也此說當矣惟是書人之例公羊以將卑師少稱之則亦不足以盡春秋之義蓋春秋之法小國稱人莒人邾人介人是也通春秋邾莒例稱人有故而後書大夫莒慶來逆子叔姬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故小國書

人正也春秋之初雖大國之大夫亦書人不特小國為然也惟内大夫則不書人而書名外大夫非有玉帛之事則不書名未有書氏者内大夫卒則書氏有好事於諸侯而書氏者自公子翬始有干戈之事而書氏者自公子慶父始外大夫以征伐之事而書氏者自晉陽處父始蓋春秋之初猶未有專權之大夫也故征伐稱大夫者皆專也其書將者是專權之大夫也其書某師師者是專權之大夫而又用大衆也凡此皆特書也故大

國之大夫稱人亦正也蠻荒之國有好事於諸侯則亦書人荆人是也至楚子使椒來聘吴子使札來聘然後吴楚之大夫著於經故荆蠻之大夫稱人亦正也若夫列序數國而或書爵或書人則爵者其君也人者其大夫也列序數國之大夫而或書大夫名氏或書人則書名氏者大夫書人者微者也以專權之大夫與未專權之大夫對言則書專權之大夫為詳辭而書人為略辭以小國之大夫有故而後書其名則其書名為詳辭而

書人為略辭以蠻荆之大夫浸交於中國而後書大夫則書大夫為詳辭而書人為略以諸侯有大征伐而後詳其大夫之名氏則有故而詳之為詳辭而書人為略故有以小國而略之有以蠻荆而略之以君對大夫則略大夫以大夫對徼者則略徼者以關於盛衰者詳之則不足為輕重者略之凡此皆書人之義若夫書師之義則亦有不同者焉用衆之義則一而随文立義自有不同如曰師入某國某師滅某則有以見其暴也如曰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則有以見其盛也如曰師次于某救某則有以見其雖衆而有所畏也如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則有以見其無名而不義也隨事而其義異矣衛師入郕暴也

考仲子之宫

或問考仲子之宫禮乎曰非禮也曰何以知其非禮曰以聖人所書而知其非禮凡宫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若成六年立武宫定元年立煬宫此年考仲子之宫則

皆以失禮而書之也若新宫災僖宫災則以災而書之也丹桓宫楹刻桓宫桷則亦以失禮而書之也若曰仲子妾母也不祔於廟而立别廟以祠之為得禮之變則聖人不書之矣書之則知其非禮也庶子在父母之室為其母不禫所以厭於尊也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所以降於嫡也是禮之節也而可以立廟以祀之乎或曰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姓而祔於女君别廟非禮也

初獻六羽

或問初獻六羽或譏其僭或善其復何也曰案左氏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觀左氏之說則魯當用六矣此善其復也公羊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考仲子之宫則魯宜用四矣此譏其僭也然以季氏舞八佾之事觀之則是魯之用八佾於羣公之廟舊矣自魯之僭

用天子之禮樂也沿襲既久而後季氏得以僭用之若謂魯始僭諸公之六佾而後僭天子之八佾或恐沿襲未久未至於季氏之甚則知其僭舊矣然則初獻六羽左氏為可從也然隱公雖用衆仲之言始用六佾於仲子之宫矣而羣公之廟則未之有改也此其所以卒有季氏之僭歟

春秋或問卷三

春秋或問卷四

宋　呂大圭　撰

隱公

宋人伐鄭圍長葛　取長葛五年

或問伐國不言圍邑公羊之說然爾此其言伐言圍何曰春秋所書有獨言伐者公子慶父伐於餘丘是也有直言圍者叔孫僑如圍棘是也言伐言圍而又繼之以取此年伐鄭圍長葛明年取長葛是也伐者聲罪致討也圍者環其城邑也取者取其土地也此其義自不相

妨如莒人伐杞取牟婁則取之也易故不言圍宋人伐鄭圍長葛則取之也難故先言圍而後言取書圍者又以見鄭之有城守也書圍而後言取者又以見宋之志於必得也

鄭人來輸平

或問春秋書平者六而獨此年書來輸何也曰平者解仇釋怨之辭也平之義則一而情異矣宋人及楚人平則宋欲之也及齊平則兩相下也宋及楚平蓋出於不

得已也魯及齊平則齊知敬魯而魯亦不欲加於齊也若夫來輸平則直出於鄭伯之意爾言來輸則有自屈損之意鄭豈誠敬魯哉亦豈誠畏魯哉亦豈誠欲與魯釋其舊憾而為玉帛之好哉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可離之隙於是乎自屈損以求成耳觀後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蓋以利而相結也春秋惡之

公會齊侯盟于艾

或問春秋書盟有言會有言及有曰來有曰涖有曰同有曰會盟者何其辭之異也曰及者主我言也會者主彼言也涖盟者我欲之而往彼也來盟者彼欲之而來於我也同盟者其欲同也會盟者召而後至也召盟而後至稱會盟鄫子會盟于邾是也召伐而後至稱會伐單伯會伐宋之類是也然則稱會者主彼言而我會之也

叔姬歸于紀

或問叔姬媵也何以書曰石氏曰媵之為言送也鄭伯姬之歸不言歸以其媵也此叔姬亦伯姬之媵爾其書為歸于酅起也甚矣春秋録紀事之詳也聖人豈無微意哉隱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又書伯姬歸于紀七年又書叔姬歸于紀桓五年書齊侯鄭伯如紀六年書公會紀侯於成冬又書紀侯來朝八年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書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七年公會紀侯于黄莊元年齊師遷紀三邑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

三月紀伯姬卒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八月葬紀叔姬聖人録紀事之詳也豈無徵意哉紀微國也介於齊鄭之間二國謀之久矣其始也齊侯鄭伯如紀以謀襲之故書齊鄭如紀惡之也鄭不能襲而齊志於滅之前年會于黄次年遷其三邑故莊元年書齊師遷紀郱鄑郚甚之也紀終不能以自固也其弟先以酅入于齊四年而書紀侯大去其國閔之也然魯之於紀

婚姻之國也伯姬叔姬皆魯女也天王之於紀后戚之國也桓后季姜紀出也齊侯恃其强暴以謀并紀非一日也紀侯度其微弱以求援助非一朝也六年書公會紀侯于成冬又書紀侯來朝庶乎魯之能救也八年書逆王后于紀九年書季姜歸于京師庶乎天王之足依也已而魯不能救天王不足依齊襄所以得伸其志而無忌憚也聖人録紀事之詳者意或在此而言春秋者未嘗及之故次而論焉

城中丘

或問城一邑新一廏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録之何也曰春秋於土功之事必謹而書之所以重民力也然其所書之義有二有志其不時者有志其非制者周制五等諸侯國家宮室皆有命數之差城之高下大小皆有限制如左氏所言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謹王度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所以謹時也春秋之所書有

越禮而踰制者矣亦有不踰制而違時者矣是以聖人皆謹而書之若夫書城者二十有九而主乎內者二十有二焉蓋內之土功無小大必書而外之事非有故則不書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或問諸侯之交聘也禮乎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所以致其恭其於邦交也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所以致其愛諸侯之交相聘禮也雖然春秋之時

朝聘不入京師相與結驩繼好者數大國而已無復有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王之實也故雖玉帛交聘脩於邦交之常禮而其實則諸侯横恣連衡自固以相比周爾故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聘而不朝者以其强而足以役弱也朝而不聘者以其弱而有以事强也故或以卿大夫或以弟聖人皆著其實而書之此年齊之來聘者則將以結魯也是私也使其弟來亦私也然春秋書兄弟之例有二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有以

見其厚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有以見其薄友愛之義故此年使其弟年來聘桓三年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與夫黑背帥師之類皆私也盜殺衛縶秦鍼宋辰出奔皆薄也仁人之於兄弟也絶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矣

公伐邾

或問伐邾之役何以為悦宋曰隱元年嘗與邾盟矣今未聞其有罪而伐之何故蓋魯為宋討也五年邾鄭伐

宋是宋與邾有讐矣四年公遇宋公于清翚帥師會宋伐鄭是魯與宋有好矣去年鄭人來輸平則是魯又與鄭為親矣魯方與鄭為親而宋方與邾鄭為讐魯方得鄭邑又憂宋之不我悅也故託為辭以伐邾將以求宋焉耳公之執義不固可知矣元年盟之今年伐之盟果春秋之所貴耶

凡伯來聘

或問天王之聘諸侯也禮乎曰上之所以待下者有以

致其愛也下之所以事上者有以致其敬也方周之盛諸侯軌道四時述職朝宗覲遇未始少懈非朝之歲三年大夫聘五年而卿聘凡以致其敬爾王者於是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焉以交其福慶賀焉以贊其喜致禬焉以補其災凡以致其愛爾春秋之際諸侯之所以事天子者益懈而天子之所以聘於諸侯者何其不憚煩哉十二公之中魯之臣如京師者纔六而王臣來聘者八周王之為天子可知矣隱公

即位已七年其臣未有一如京師而天子遣使聘之何哉雖然春秋自宣十年定王使王季子來聘之後魯歷五公周更四王皆無來聘之文何也蓋文宣以前周固微弱然王命猶足以為重文宣以後周室之衰尤甚於前蓋亦不足以為輕重矣是以春秋之書來聘者八則止於宣公書來求者三則止於文公書來錫命者三則止於成公來聘則止於宣者自宣以後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也來求則止於文者自文以後天王雖求之

諸侯亦不與也來錫命則止於成公者自成公以後雖有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烏乎是可不為世道慨歎哉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或問凡伯一人爾何以言伐曰凡伯周之卿大夫銜命出境必有副介徒衛戎將害之固必用兵用兵而不曰伐謂之何哉曰于楚丘則有以見衛之不救王臣之患也曰以歸則有以見凡伯之不能死於位也胡氏曰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

詰奸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賔至則以班加一等益䖏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令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賔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録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宋公衛侯遇于垂

或問不期而會曰遇公及宋公遇于清則將以會伐鄭

也宋公衛侯遇于垂則將以為瓦屋之盟也豈不期而會乎是特假遇禮以行其私爾是以春秋詳之

歸祊入祊

或問左史言鄭以祊易許田而春秋特書來歸何也曰以經攷之則見其有來歸祊之文矣未見其有易許田之事也桓公即位而後鄭伯以璧假許田則假田蓋在桓之世而不在隱之世矣左氏以其二事比而言之而謂之易非經意也蓋許田者魯之邑而近於鄭祊者鄭

之邑而近於曾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以為朝宿之地周制又六年王乃時狩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宣王以鄭伯母弟封鄭特賜之祊田以為湯沐之邑周衰天子不復行岳狩之禮諸侯不復講朝覲之儀故鄭之視祊魯之視許田亦幾於無用矣然是時也鄭將以結魯而非魯將以結鄭也故前年來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彼

豈真以祊為遠於鄭而無用故歸於魯以為好哉致惠以結魯之好將以為糾合諸侯之地爾雖然方其歸祊也彼其心固已有覬覦許田之念矣特以吾方求結於魯故姑緩之以為糾合諸侯之地若其威勢漸張則許田之地一言而魯亦歸之於鄭矣既而桓公簒君自立鄭伯於是要其許田之地設為之辭而曰璧假鄭於是始有以取償於魯矣後之人見祊近於魯而入於魯許田近鄭而入於鄭遂以為兩下相易則失之矣或曰非

其所有而得之曰取本其所有而還之曰歸今曰歸祊則不毋乃魯之舊邑乎曰歸字有二義有以還其所有謂之歸者有以易而言歸者如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齊以歸於魯而非魯取之於齊也鄭人來歸祊是鄭以歸於魯而非魯取之於鄭也石氏曰言來歸祊若魯之所自有也此説得之曰其言入何也曰鄭歸之我入之入則有其地而遣吏治其人矣與入者弗受之辭其㫖異矣雖然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不言入何也蓋鄆讙

龜陰我故物也故不言入此言入則非我故物也

盟于瓦屋

或問據左氏齊侯平宋衛之怨于鄭則瓦屋之盟蓋齊志也何以首宋公曰春秋之法會盟先主會征伐先主兵自隱元年至莊十四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無伯者主之凡見於經者十有六國惟主會者先焉自莊十五年至僖十七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齊桓主之凡會者十有四國而會首於齊桓自僖十八年至二十七年

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宋楚爭之凡會者二十一國而會先於宋自僖二十九年至哀十三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晉楚爭之凡會者二十國或先楚或先晉此會盟所以先主會也若夫瓦屋之盟則未有以主之也欲平宋衛於鄭者雖齊侯之志而齊實未能主之莫之為主則亦序王爵而已此所以首宋也雖然有參盟則必有主盟矣入春秋至是八年內之為盟如蔑宿外之為盟如石門密非所謂善也兩義不安而彼我之情不能

無嫌是以有衆情共疑而參盟之事至此瓦屋之盟則共相疑而爲此盟也方其未盟則宋衛遇于垂以謀之固已有不信齊侯之意矣其既盟也而齊人鄭人伐宋信安在哉齊能挽三國以求釋恨於鄭而不能無明年齊鄭伐宋之師齊之罪亦可知矣夫瓦屋周地也三國會於此既不入覲於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其蔑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雖然是盟也其關於世道升降之機尤不細也石門之盟聖人爲之隱憂况瓦屋乎諸侯

參盟蓋自此始由是而降不為北杏不為幽不止也

盟于浮來

或問與大夫盟沒公及莒人盟浮來何以不沒公曰與大夫盟沒公正也其不沒公者春秋之變文也春秋書內盟不曰會則曰及會未有無主名者及亦未有無主名者其不出主名者皆公也及宋人盟宿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及郤犨盟及孫林父盟皆不言公不使大夫敵公也及蘇子盟于女栗亦不言公外諸侯不宜與內

諸侯盟也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及齊大夫盟于旣則公之所欲而春秋亦不之諱也會諸侯同盟于幽不言公聖人以是為春秋之變文也諱之會盟于齊不言公楚始與諸夏盟也諱之會盟于翟泉不言公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諱之惟公會盟于蜀言公甚楚之强以憑陵中國故亦不之諱也故曰與大夫盟沒公正也其不沒公者春秋之變文也然則春秋之作何為若是之異乎魯之所諱聖人諱之魯之所不諱者聖人亦不之

諱也春秋魯史也聖人何加損哉

無駭卒

或問無駭何以不氏或曰未命也或曰未賜族也宜孰從曰所謂未命者謂其未命于天子也春秋之際大夫皆命於其君矣固未聞有天子之命卿也何獨無駭挾為然哉所謂未賜族者蓋出於左氏羽父請族之說然以宋萬宋督之不氏左氏固以為華督南宮萬矣則是未嘗無族也然則大夫不氏正也其氏者春秋之變文

也春秋之初大夫皆書名内之無駭翬挾柔溺皆名外之鄭宛詹紀裂繻皆名未聞以氏稱也自僖公以後而内之大夫未有不書氏者若臧孫叔孫季孫仲孫之類是也其甚則有生而以字書者季友仲遂之類是也外之大夫無有不氏者盟書齊高傒晉趙盾衛甯速宋華孫比比而是矣征伐書晉陽處父宋華元衛孫良夫往往而見矣此時之變也非聖人之私也春秋之初惟内大夫卒而書公子者二公子益師公子彄是也葢以貴書

以重書也是二公子者隱之叔父也故以貴重書之非公子之貴也則亦名之而已矣故無駭挾皆不氏也然無駭挾之不氏則又異於翬柔溺之不卒矣盖無駭挾世禄也翬柔溺非世禄也非世禄則亦不卒之矣

公會齊侯于防

或問公會齊侯禮乎曰程子曰古之治時諸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人民其朝聘有時其出入有度無非禮者也世之亂也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強陵

弱衆暴寡大者則糾合其黨以逞其私小者則附從不暇以救其亡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矣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皆非正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各存乎其事春秋之法公與諸侯為會則書曰公會某侯于某防與中丘之類是也内臣會諸侯則書曰某會某侯于某鄟與戚之類是也外諸侯相會則書曰某侯某伯會于某蔡侯鄭伯會于鄧齊侯宋公會于洮之類是也唯以國之大小强弱爵之高卑為次凡皆非王事

而相會聚耳胡氏曰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于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于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翬會伐宋敗宋師取

郜取防

或問將以伐宋者鄭伯也而中丘之會序齊為首何也

曰齊僖鄭莊之圖為伯也久矣盖自石門之盟始自是而後齊鄭為一黨魯宋衛陳蔡為一黨而宋衛則其首也自鄭人來輸平以離魯宋之黨而又納祊以結之齊亦為艾之盟又使其弟年聘魯於是背宋而從齊鄭齊鄭既得魯矣又欲平宋衛以伯諸侯於是為瓦屋之盟則未知宋衛之能俯首於齊鄭也宋衛之未能俯首以從齊鄭也則又會于防會于中丘以謀伐宋然則伐宋

之師是齊鄭之相為謀也非獨鄭伯之罪也以國之大
小言之則齊為先矣曰帥師者舉而敗宋師稱公何也
曰舉帥師會伐正兵也公之敗宋師是竒道之兵也臣
會伐而君率輕師以敗之詐也未浹旬而取其二邑貪
也隱公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此其所以有鍾
巫之禍歟且公豈真能敗宋者哉有齊之力有鄭之謀
齊鄭方求與宋戰宋方備齊鄭之不暇是以公幸而成
功爾

宋衛入鄭　宋衛蔡伐戴鄭伯伐取之　齊鄭入郕

或問齊鄭方伐宋而宋人衛人乃入鄭是竒兵也是擣虛之役也宋衛既已入鄭而又移兵以伐戴三國雖衆其師老矣是困獸之猶鬬也四國既鬬鄭伯乘其弊而伐取之此卞莊子之術也此所以能取三師歟或疑三師非鄭之所能取謂鄭取戴非也春秋書取者有三凡邑田曰取若莒人取牟婁是也師曰取鄭罕達取宋師

于嵒是也內大惡諱凡滅國不曰滅而曰取若取郭取郜取鄟之類是也惟滅項則言滅公不在國故也是以不諱未有外伐國而言取也且三國方伐戴而鄭伯取戴亦無此理鄭之患三國無以異戴以患則均所讎以惡則均所疾鄭莊雖未近古詎肯棄所疾而利所危乎其入郕也往年衛師入郕蓋自是郕從衛矣齊鄭入郕其所以孤衛之黨歟

滕侯薛侯來朝

或問諸侯朝於諸侯禮乎曰吾聞之陸象山之言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朝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故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榖梁子以為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爾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

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先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諸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典制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周衰典禮大壞諸侯不事天子朝聘不入京師或比年以相朝或五歲以相聘自以强弱相制大小相凌豈復有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哉魯之所如者舉皆齊也晉也其甚則朝蠻荆之君而齊晉楚未嘗一朝魯

也魯之所受朝者滕也邾也薛也杞也曹也否則外國之附庸而滕薛邾杞曹未甞一受魯之朝也蓋齊晉伯也而楚則所畏也邾滕薛杞曹則土地狹隘兵寡衆弱而不能與魯抗也僖公立三十有二年朝王所者再而如齊者三成公立十有八年如京師者一而如晉者四下是則雖如齊如晉如楚之不常而終無有朝王所如京師者矣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

隱公薨

或問隱閔不葬左氏曰不成喪也二傳曰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也宜孰從曰二傳之言信有理抑吾玫之春秋而不合也外之諸侯曰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許悼不合也内之君亦曰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桓公不合也或曰隱閔不葬謂其賊在内而魯之臣子可得而討也是以不葬也桓公書葬謂其賊在外而魯之臣子不得而討也是以葬之也不亦可乎曰賊未討則不書葬者謂讎不復則不葬也不葬則服不除寢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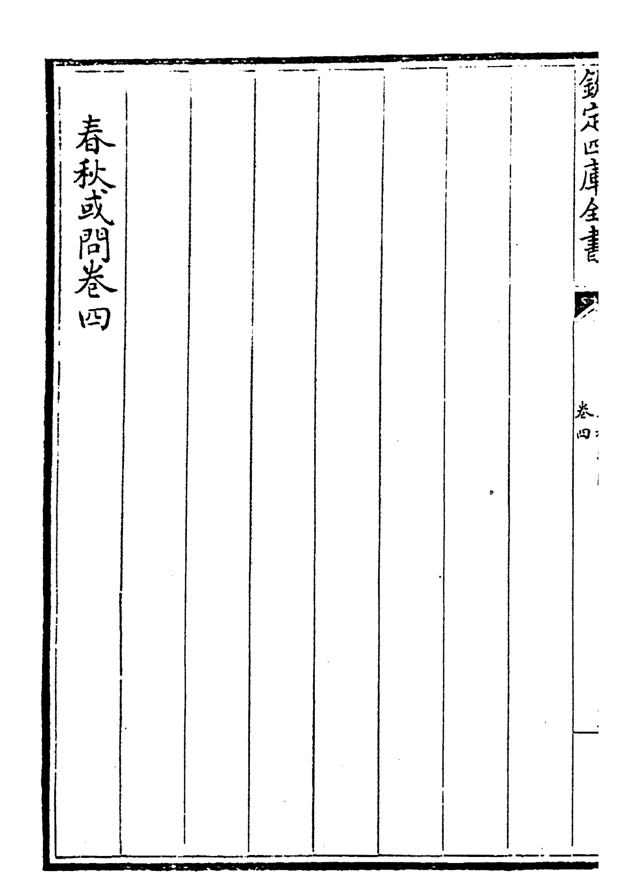
枕戈所以明為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急葬也此賊不討則不書葬之説也若桓之被弑賊雖在外然為魯之臣子有不共戴天之讎何可以一日忘之乎不共戴天之讎未復則臣子之職終未盡也臣子之職未盡而可以急葬乎而可以除其服乎若隱閔則以為臣子之事未終而不敢以急葬若桓則臣子之義詎可以為忠乎此皆未免有互相牴牾者吾故曰隱弑桓立國内多故不能具禮以葬則亦不書爾

春秋之法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惟於魯之事則特有隱諱焉此則臣子之義也故公薨不書弑爲尊親諱也不書地則亦不沒其實矣

隱十年無正

或問隱十年無正何也曰隱將孫乎桓故不有其正月此公羊之說也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此穀梁之說也此則求春秋太過之失爾夫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

則書三月事有不係於月而特係於時者則書春此自春秋之書法爾隱之春秋亦有事在正月而不書者乎蓋未之有也末之有則其不書也宜矣何用為是支離哉



春秋或問卷四